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〇二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21371/07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〇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〇二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餘冬序錄六十五卷(二)

〔明〕何孟春撰
湖南圖書館藏明嘉靖七年郴州家塾刻本

一

聽雨紀談一卷

〔明〕都穆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明正德嘉靖間陽山顧氏家塾刻顧氏明朝四十家小說本

二〇七

遜言十七卷

〔明〕孫宜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三年孫鵬初刻本

二二〇

詢葛錄一卷

〔明〕陳沂撰
涵芬樓影印明刻今獻彙言本

三〇七

眞珠船八卷

〔明〕胡侍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三一〇

墅談六卷

〔明〕胡侍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三七〇

東谷贅言二卷

〔明〕敖英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八年沈淮刻本

四一一

綠雪亭雜言一卷

〔明〕教英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天啓快堂刻快書本

四三八

七修類藁五十一卷

〔明〕郎瑛撰

中山圖書館藏明刻本

四四八

簣齋雜著一卷

〔明〕陸邦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

七九〇

餘冬序錄六十五卷(二)

〔明〕何孟春撰

湖南圖書館藏明嘉靖七年郴州家塾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餘冬序錄

六十五卷》提要

餘冬序錄園壯卷之三十四

小篇第九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宋王淮之永初中奏曰鄭玄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為制江左以來準晉朝施用搢紳之士多遵玄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群心喪也寧戚著自前經愚謂今宜即物情以玄義為制朝野一體則家無殊俗從之

○梁徐勉遷尚書時人間喪事多不遵禮朝終夕殯相尚以速勉上疏曰禮記問喪云二日而後殯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頃來不遵斯制送終之禮殯以暮日潤屋豪家乃或半晷衣衾棺槨以速為榮親戚徒隸各念休返故屬纊纔畢灰釘已具忘孤鼠之顧步媿燕雀之徊翔傷情戚理莫此為大且人子承衾之時志慙心絕喪事所資悉關他手愛憎深淺事實難原如規視或爽存沒遽濫使萬有一怨酷已多豈可不緩其告歛之辰申其望生之冀請自今士庶宜悉依古三日大斂如其不奉加以糾絕詔可其奏

○唐盧履冰開元五年建言古者父在為母菴撤靈而心喪武后始請同父三年非是請如禮便玄宗疑之又以舅嫂叔服未安并下百官議田再恩曰父在為母三

年高宗實行之著令已久何必爭先帝之旨聞人子
清使與伯叔母姑姊妹同嫂叔舅甥服太宗實制之
百年無異論不可改履永言上元中父在為母三年后
雖請未用逮垂拱始行之至有祖父母在而子孫婦沒
行服再葬不可謂宜禮女子無專道故曰家無二尊父
在為母服葬統一尊也今不正其失恐後世復有婦奪
夫之敗不可不察書未下履冰即極陳父在為母立几
筵者一芥心喪者再葬父必三年而後娶以達子之志
夫聖人豈殘情於所生固有意於天下武后陰儲篡謀
升齊抗斬乘陵唐家孝和僅得反正常氏復出故臣將
以正夫婦之綱非特母子間也議者或言降母服非詩
所謂罔極者而又與伯叔母姑姊妹等夫齊斬有升降
歲月不容異也罔極者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君子有終
身之憂何限一暮二暮服哉聖人於禮必建中制使賢
不肖共成文理彼伯叔姑姊妹烏有違杖之制三年心
喪乎母齊父斬不易之道也元行冲議曰古緣情制服
女天父妻天夫斬衰三年情禮俱盡者因心立極也妻
喪杖著情禮俱殺者遠嫌疑尊乾道也為嫡子三年斬
衰而不法官尊祖重嫡崇其禮殺其情也孝莫大於嚴
父故父在為母免官齊而葬心喪二年情已申而禮殺
也自堯舜周公孔子所同而今捨尊嚴之重虧嚴父之
義謂之禮可乎姨兼從母之名以母之女黨加於舅服

不謂無禮嫂叔不服則遠嫌也詳據古為適帝弗報是
時言喪服各以所見交口紛騰七年乃下詔服紀一用
古制已上唐書二十二年又詔父在為母加服齊衰三年
及頃聞元禮遂依行焉唐會要履永傳載七年詔後人問
父在為母服或葬而禫禫而釋心喪三年或葬而禫終
三年或齊衰三年然則二十年改此詔後宜當一切依
行齊衰三年然唐德宗有后喪皇太子及舒王誼將行
三年之制擢冕奏請依魏晉故事卒哭而除服心喪終
制穆質上疏言遵三年之制則太重從三十日之服則
太輕惟行古之道以期年乃得禮之中而德宗不以質
為然補遺德宗時季晟二子憲憲居母喪大祥而除官
晟奏二子終禫而後朝請唐會要然則此制竟亦非通法
也宋仁宗寶元中王佑言父母相繼亡歿乞通持五十
四月服詔許通持服宋會要此必父喪在母前父服將終
母繼亡乃爾神宗熙寧七年命官參酌舊例定為新式
三年之喪父母及繼母慈母已所生母並三年亦宋會要
子曰禮只有父母服他服並無故今長幼服都無考其
服著子以父在服亦著故哭祭之類同今律則不然故
其禮皆齟齬又曰喪禮當從儀禮為正如父在為母著
非是薄於母只為尊在其父不可復尊在母然亦須心
喪三年及嫂叔無服這般處皆是大項事不是小節目
後來都失了而今國家法為所生父母皆心喪三年此

意甚好元吳澄服制考詳亭云凡喪禮制為斬齊
功總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者其實也
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為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
無其實則與不服等爾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
心喪心喪之實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有隆古
之道也服制當一以周公之禮為正後世有所增改者
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為
母齊衰三年而父在為母杖期豈薄於其母哉蓋以夫
為妻之服既除則子為母之服亦除家無二尊也子服
雖除而三者居喪之實如故則所殺者三年之文而已
實固未嘗殺也女子在室為父斬既嫁則為夫斬而為
父母期蓋曰子之所天者父妻之所天者夫嫁而移所
天於夫則降其父婦人不貳斬者不二天也降已之父
母而期為夫之父母亦期期之後夫未除服婦已除服
而居喪之實如其夫是舅姑之服期而實三年也豈必
從夫服斬而後為三年哉喪服有以恩服者有以義服
者有以名服者恩者子為父母之類是也義者婦為舅
姑之類是也名者為從父從子之妻之類是也從父之
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第
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然兄弟
之妻之服已之妻有姊妹婦之服一家老幼俱已服
已雖無服必不離其室宴樂於其室如無服人也

同爨且服總朋友尚加麻鄰喪里殯猶無相杆巷歌
獨於兄嫂弟婦而然如行路乎古人制禮之意有在
也實之無所不降者仁之至文之有所或殺者義之精
後世父在為母亦三年婦為舅姑從夫斬齊並三年為
嫂有服為弟婦亦有服意欲加厚於古而不知古者子
婦叔於母姑嫂未嘗薄也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乎其
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古人所勉者
喪之實自居於已者也後世所加者喪之文可號於人
者也誠偽之相去何如哉

○李涪論舅姑服云子夏喪服傳婦為舅姑齊衰五升
布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禫後門庭尚
素婦服青練衣以俟夫之終喪習俗以婦之服青練謂
其尚在喪制故因循亦同夫之喪紀再周而後吉禮女
子在家以父為天婦人無二天則婦之為舅姑不服齊
衰二年著矣貞元十一年河中府倉曹參軍蕭據狀稱
堂兄至女子適李氏婿見居喪今時俗婦為舅姑服三
年恐為非禮請禮院詳定下詳定判官前太常博士李
若議曰唐開元禮五服制度為舅姑及女子適人為其
父母皆齊衰不杖期蓋以婦之道以事一不得自達必
繫於人故女子適人服夫以斬而降其父母喪服傳曰
女子已適人為父母何以期也婦人不二斬也婦人從
人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父者

三年吏部言祖父母伯叔兄弟皆係期年服若俱令奔喪守制或一人連遭五六期喪或道遠數千里則居官月少更易數繁瞻官廢事今後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期服制不許奔喪但遺致祭從之

○洪武初御史高原侃言京師人民脩習元人舊俗凡有喪葬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尸惟較酒穀厚薄無哀戚之情流俗之壞至此甚非所以為治且京師者天下之本萬民之所取則一事非禮則海內之人轉相視倣弊可勝言况送終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俗上乃詔禮官定民喪服之制古者喪禮三年懷抱之義也周末二十五月而畢後世二一六月者從孔子逾月

則善之言耳百日之說非本諸釋氏禮曰士三月而葬是也卒哭後世遂通用云

○宋敏求為編脩官持祖母喪詔令居家脩書卒喪同知太常禮院石中立薨子繼死無他子其孫祖仁疑所服下禮官議敏求謂宜為服三年當解官斬衰同僚援據不一判寺宋祁是其議遂定為令中立子繼其嫡子也其孫祖仁其嫡孫也中立之死繼先死矣雖有他子祖仁亦當解官以斬衰終三年服宋祁是其議遂定為令重宗子也神宗嘗問宗子主祭承重之義於蘇頌頌對曰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承重之義則喪服從而異制匹士庶人亦何

預焉近代不世爵宗廟因而不立尊卑亦無所統其長子孫與衆子孫無以異也今五服教嫡孫為祖父為長子猶斬衰三年生而情禮則一死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本意世俗之論乃以三年之喪為承重不知為承大宗之重也臣聞慶曆中朝廷議百僚應任子者長子與長孫差優與官餘皆降殺亦近古立宗之法乞詔禮官博士參議禮律合承重者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禮立為宗子繼祖者以異於衆子孫之法士庶人不當同用一律使人知尊祖不違禮教也當時不聞以頌之所言參以祁前此所議而制令者

○詔誅錄士大夫家不幸出妻為之子者非其親生猶可不服苟其所親生而視之忽然則非人類矣張永德嘗作二堂左繼母劉氏居之右馬氏居之不敬以出母加於繼母永德事二母如一人無間言時大臣妻母皆得入謁劉氏存日馬氏不敢同入禁中劉氏卒馬始得入謁太宗勞問嘉歎封荅國太夫人此可為人子事出母之法或問朱子范氏言宋襄公出母事有生則致孝死則盡禮之說然出母既義不可迎之以歸則所謂致孝盡禮者恐只是使命往來遺問否朱子曰恐只是如此如定省之類自是都做不得矣

○宋李昉為宰相上言臣叔父超叔母謝氏是臣本生父母臣不報罔極之恩為名教罪人今郊祀羣恩望與

追崇太宗嘉之遂從其請真宗天禧初詔文武陞朝官父不在為嫡母繼母者許叙封本生父母仁宗朝王曾為參知政事改葬叔父宗元叔母嚴氏自言幼孤叔父母育之詔准贈官凡此雖於古禮未宜然厚俗之道固無不可以義起也

○宋郭穎穎國直學士幼孤母過更嫁王氏既而母亡穎解官服喪知禮院宋祁言穎服喪為過禮詔下有司博議用馮元等奏聽解官申心喪申心喪蓋始於穎嗚呼若仲微者可謂能自盡矣胡明仲之賢不在穎下以為人後而不為其所生母服秦檜嘆言者論其不孝明仲以此得罪是雖捨惡其不附已之私恨然君子自處禮在可得為者不可不過於厚以取議也

○郭穎幼孤母過更嫁王氏既而母亡穎解官服喪知禮院宋祁言穎服喪為過禮詔下有司博議用馮元等奏聽解官申心喪穎國直學士穎王博文幼喪父其母張改適韓氏及後博文在朝謂子無絕母禮請得以恩封之母死又謂占之為父後者不為出母服以廢宗廟之祭也今喪者皆祭無害於行服乃謂解官持服然議者以喪而祭為非禮服制郭穎事在王博文前當時下有司議當著為令不知博文何為又有此請而知禮院者亦不議及也恩封之舉事出於上以作勸爾非人子所得也出母得以恩封謂子無絕母禮何居乃若以喪而

祭時議固有非之者矣年子答何叔京書謂出母有服為是儀禮却說為父後者則無服此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意先王制作精微不苟蓋如此子上若是子思嫡長自合用此禮而子思却不如是說此則可疑竊意嫡子所謂必有失其傳者又答林擇之書云喪服傳出母之服著但為父後者無服爾子思此事不可曉兼汗降之說亦似無文涉或記者之誤歟

○劉宋時袁昂幼孤為從兄袁所養袁卒乃制著服人有怪而問之昂致書曰禮由恩斷服以情申故小功他邦加制一等同慶有總明之典籍昔馬援與從弟嚴同居殺亡陵為心服二年由也不除喪亦緣情而致制今欲寄其因慕之痛少申無已之情雖禮無明據乃事有先例素觀韓退之嫂鄭喪服著以報見其所自為文宋丁寶臣喪其兄三年歐陽永叔文集實載其事國初詹鼎之死所養孤甥為持三年服方遜志集載之亦情之不敵自己者也宋何叔度姨適劉璠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早卒奉姨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並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手自料簡沅湯對之公事畢即往致哀以此為常三年服竟叔度蓋為自哀其母情緣及之渭陽之送亦所不能已者不自知其過也

○宋張耒在穎開縣賦詩為舉哀行服耒言者以為言也

朱熹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黃幹手書與訣曰

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計聞幹持心喪三年

○前輩感人之知遇為之服者若東漢士於家主往往

有之此銀捕陰縣令黃宣喪亡單貧無柩親縣人石宣

以家財殯葬持服三年奉養宣妻二十餘載及亡又衰

經歛附自苗逮孫文德刺史守令卒官者制服送之唐

程賀為崔亞持續三年記者以為闊見

庭芝舉進士第辟荆帥孟珙幕中主管機宜文字珙卒

庭芝感珙知己扶其柩葬之興國即葉官為珙行三年

喪此亦東漢士為家主事也近世蓋無聞矣

○齊褚彥回進位司徒彥回寢疾表遜位改授司空卒

司空掾屬以彥回未拜疑應為吏敬以不王儉議依禮

婦在途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今掾屬雖未服勤而吏節

稟於天朝宜申禮敬司徒府史又以彥回既解職而未

恭後授府應上服以不倫又議依中朝士孫德祖從樂

陵遷為陳留未入境樂陵郡吏依見君之禮陳留迎吏

依娶女有吉日齊衰吊司徒府宜依居官制服朱子語

錄南北朝是甚時節而士夫間禮學不廢有考禮者說

得亦自好如此類是也近世蓋無聞矣

○漢張輔父卒既葬詔遣使賁牛酒為釋服非禮也呂

東萊謂潘叔度服制中饌人不當以肉今人乃以肉饌

有服者既不以禮處人又不愛人以德

○程伊川先生克恭政殿說書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

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

謝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

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

詔遂罷之宣仁上仙東坡為禮部尚書與禮官及太常

諸官闕失諸禮儀事至七日忽有旨下光祿供羊酒若

干欲為太后太妃皇后殿孝東坡上疏以駁孝之禮出

於俚俗王后之舉當化天下不敢奉詔有旨遂罷二公

所言大抵一意足以為議禮之人式矣

○陸子靜與呂伯恭居憂特書云天下事理有愚夫愚

婦之所與知而大賢君子不能無蔽者元獻晏公尹南

京日文正范公居母夫人憂元獻致教導諸生從之

遊者多有聞于時竊聞執事儼然在憂服之中而戶外

之屨亦滿伯夷柳下惠孟子雖言其聖至所願學則孔

子文正雖近世大賢至其居憂教授豈大賢君子之所

蔽乎執事之所為操的者豈不在此執事大賢之美學

問之情此事之不安於心未契於理要不待煩說情引

而後喻竊聞凡在交遊者皆不為執事安諒執事之心

亦未必自安也夫苟不安何憚而不憤然改之乎於此

而改其所以感發諸生亦不細矣吳幼清題朱文公答

陳正已講學帖後云大功廢業况服齊斬乎古人居父

母之喪三年不為禮三年不為樂斬衰唯而不對齊衰

劉而不言自發一言且不可況可與人論學哉眉山二
蔡兄弟文人耳而其居喪也再期之內禁斷作詩文是
亦講開平喪禮也正已漸學聖賢身有母喪而交書論
學不異常時則三年之喪為虛矣夫親喪本也論學末
也忘其本而務其末不知所論之學果何學歟朱子答
書固已識其失然全其大而議其小或者姑為掩覆也
耶

餘冬序錄屬玄卷之三十五

外篇第十

邯鄲泉何孟春撰述

累國學生仲方編輯

莊子逸篇蒲衣八歲而舜師之戰國策甘羅言項橐七
歲為孔子師古之聖賢必有師其名見書傳問多矣蒲
衣項橐誠何如人列女傳畢子生五歲而贊禹言幼悟
者三子其最乎

○桓譚新論殷之伊尹周之太公秦之百里奚咸有天
才皆年七十乃升為王霸師宋景文筆記曾子年七十
學始就乃能著書孔子曰參也魯蓋少時止以孝顯未
如晚節之該洽也春惟古人以晚達者儘多不獨其名

子序錄卷三十五

位事業也而學行成於晚者亦常常有之二君立議是

就聖賢中著其大者言之耳顏氏家訓人有次學失於

孔子五十四歲學曾子七十乃學詩易論語始學禮

二十始受學無鳴呼學行勛名晚非所恨彼早成早達

而莫克大于終者抑豈不有其人乎秦周而上今弗論

漢以來如馬援嘗授齊詩竟不能章句辭其兄况欲就

邊郡田牧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視人以朴宜從

所好後漢朱勃年十二能誦詩書來候援兄援見之自

失兄知其意乃懈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

從汝稟學及援為將軍封侯勃位不過縣令東觀漢記人因

不可目前定而况獨遠知如此諸葛亮子瞻方幼亮與

王隱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惠可愛嫌其早成不為重器
瞻後嗣亮將死忠蜀漢所就不在人後亮之言以已
律之故爾陶謙年十四猶綴帛為繡乘竹馬而戲蒼梧
守甘公一見奇之謙舉茂才積軍功為州刺史將軍州
牧侯伯若考其始去瞻何啻天淵楊震嘗客居湖城
年五十始應州郡命人皆歎其遲暮震屬志愈篤後位
至太尉後漢王祥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呂虔檄為
別駕時已年垂耳順後累遷至司空太尉封侯伯起
休徵非慕顯融出者造物應爾即老年亦不得辭張柬
之為荊州長史已老狄仁傑薦之則天曰其人雖老字
相才也後為相知政事翼輔中宗復位年八十餘封公

王隱其不有命邪張充少好逸遊年三十始改從學多
所該通以文名世韓姚元崇少唯從事射獵年四十始
折節讀書遂以文學備位將相唐書又按唐新語梁少
所說見諸文苑陳子昂富家
子任俠使氣年十七八未知書嘗從博徒入鄉社慨然
立志因謝絕門客專精經史數年間百家無不通貫
補薛洵少不喜學年已壯猶未知書始大發憤謝其素
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舉進士再中曰此不足
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焚之益讀書五六年益充
既久之下筆頃刻數千言縱橫上下出入馳騁必達
深微而後止歐陽脩謂其素也厚故發之過也

得之精其然邪韓愈年大來學問不惟既補前失而
作精美且有名天下傳後世况吾德行吾性分中所
備為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乎周恭叔自太
學登年登科未及三十見伊川持身甚苦塊坐一室未
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
常人伊川曰願未及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進銳退
速恭叔喪之末路程門每歎息之吾徒其尚勉乎
是哉

○管子書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
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呂氏春秋孔丘墨翟書
非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用志如此其
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為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
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魏伯陽參同契千周紫彬
彬及萬遍將可觀神明或告人兮魂靈忽自悟讀書求
道如此寧有弗得者乎唐國史補云趙璧彈五絃人問
其術璧曰吾之於五絃也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
則天隨之吾方浩然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為璧
壁之為五絃也莊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之謂鑒
○樂府解題伯牙學琴於成連三年不成成連云吾師
方子春今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
山留宿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師刺船而去旬時不
返伯牙近望無人心聞海水洞泊崩解之聲林木窅冥

群鳥悲號愴然而歎曰先生將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終成連回刺船迎之而還伯牙遂為天下妙矣嗚呼是道豈獨學琴而已哉樂府雜錄貞元中教坊康崑崙彈琵琶為第一手而莊嚴寺僧善本者下撥聲如雷其妙絕入神崑崙崙服馬德宗召入令陳本藝異常因令教授崑崙奏曰且誨崑崙崙彈一調子乃彈之師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崑崙驚曰段師神人也善本俗臣小年初學琵琶徧於隣舍女巫處授一品該調子後仍易數師段精鑒之妙如此段奏曰遺崑崙不近樂器十餘年使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詔許之後盡段之藝嗚呼是豈獨抱樂器者之所當知哉唐國史補趙璧彈五絃人問其術

唐書卷五十五

四

曰吾於五絃也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吾方浩然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為壁壁之為五絃也此莊子所謂用志不分乃疑於神者歟藝而至是始可與語藝矣

○史稱馬融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坐高堂施絳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不知人欲窺中如何復講天理語林馬融弄渾天不合召鄭玄令一筭便決及玄業成辭歸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勅追之既而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可歎當時人師徒之義如此

○高士傳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

未嘗箕踞榻上當膝處皆穿宋書王微不仕元兗之變微尋書玩室中遂至足不履地終日端坐床皆生埃唯當膝獨淨靜性堅志如此鶴林玉露云胡澹庵見揚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時不離案三十年然後於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寓城西寶界寺其寢室有短窓每日昧爽輒執書立窓下就明而讀之如是者十四年石上雙趺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為學勤苦後生宜知龜山少年無垢乃晚年尤難也

○書善讀者以多識畜德不善讀者以好著喪志杜預嘗譏王濟馬融和嶠錢癖因武帝見問而自有左傳癖之對癖文字者庸知其為賢乎程子有言讀書寫字雖

唐書卷五十五

五

美事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學而至於喪志無以異於癖矣春於是知項籍喜兵法畧知其意而不肯竟學是真能學兵法者陶淵明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是真能解書者後魏李賢七歲從師父業畧觀之道實歸於心問者悉服

○猶康讀莊老重增其放表悅之好戰國策竟死於長短鄭奕教子文選其兄謂不免沈沈謝朝風弄月汚人行止此先正所以不讀非聖之書而致謹乎先入之言也○崔浩性不好莊老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嘗設法尼之言以亂先王之教表生所謂司馬光於學無所不通

惟不意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蘇軾好賈誼佳贊書既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劉因初為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執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夫人性不同酸醎異嗜聖賢之言非聖之書而人自能別於好惡者其心靈所稟然有在故也

○薛謨學諷林秦青未窮青之技而辭歸青饒於邨乃撫昨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諶乃謝求返歸觀其段翳謨云文風角有一諸生學來積年畧究要術辭歸翳為作一指筒崇嶽簡書曰有變乃發視之生至後簡與

吏卑津吏揭從人頭破開筒得書言到後簡與吏闕破頭者以此脂果之喟然而歎乃還卒業後漢古人有學書於人者數年自以藝成告而辭去師曰吾有一篋物可附於某處及山之下絕無所付人封題亦甚不密乃啓之皆磨穴者視數十枚方知師夙所用者乃返山服膺至皓首方畢其藝嗚呼學孔之徒宜何知也

○真誥有言行道如磨鏡垢去明存即自見形又曰為道當如射箭直往不顧乃能得造棚的亦可謂善喻矣○真誥裴君云求法事師莫擇貴賤勿疑長幼人無貴賤有道則尊所謂長老不必耆年要當多識多見以為先生不得言彼學在我後云何更反師彼師不明道焉

能解疑難也古者賢聖上學得其師名為更生不得其師名為亂經無其師道不自生也退之師說只是此意○張華博物洽聞史稱世無與比然當時斗間紫氣為寶劍之精亦待雷煥辨之嵩高山所得竹簡上科斗書非問之束皙亦不知其為漢明帝陵中物也世之人無司空書三十乘在胸中而強顏待問豈為知量者哉

○宋謝鳳子超宗為新安王子鸞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右衛將軍劉道隆聞之出候超宗曰君有鳳毛可一見乎超宗徒跣還內父名道隆侍至闔不得乃去北齊高阿那肱錄尚書事屬孟夏源師攝祠部以龍見請雩那肱

驚喜問龍所在作何顏色師曰此是龍星初現理當雩祭非謂真龍也那肱曰漢兒強知星宿癡人無識可笑至此人之不學者不有如劉道隆高阿那肱者乎

○說苑載子思之言曰學所以益才也諸葛孔明書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

○晉潘京舉秀才到洛尚書令樂廣深歎其才謂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必為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古人之所貴於學者言談而已乎唐李白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頌為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學而比於相如益益陋矣

○鄭榮傳信記蘇環初未知頤令與傭僕雜作一日有客來詣頤擁簪趨庭遺墜文書客取視之乃詠崑崙奴詩也環出客言其事適有人獻免環乃召頤詠之詩成環大驚奇驟加禮敬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代然則頤之知學非環教也蘇繡藥城遺言公謂繡曰蘇環訓頤常令衣青衣布襦伏於床下出其頸受頤楚汝今懶惰可乎傳者不同如此然皆為弟子者所當知

○聞見錄韓忠獻公宋景文公同召試中選時王德用帶平章事例當請謝二公有空疎之謙德用曰亦曾見程文誠空疎少年更宜廣問學二公大不懌後成大名德用已薨忠獻謂景文曰王公雖武人尚有前輩激勵

成就後學之意不可忘也詩話韓魏公知揚州王荆公為僉判每讀書達旦累假寐日已高亟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意其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曰君年少毋廢書不可自棄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魏公非知我者故熙寧日錄中短魏公為多每曰韓形相好耳作畫虎圖詩詆之及魏公薨作挽詩猶不忘少年之語魏公於德用不以爲憾而荆公於魏公乃相怨如此德用非魏公之匹也姑即此一節觀之荆公其足以望魏公乎

○韓魏公論人為善難在持久計日計月而爲之者甚多也又自謂人能久而不變爲難又謂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就之不力是以不及於古人古人

蓋能久而不變者也范希文嘗遺杜祁公書曰天下始終不變者仲淹惟敢保韓富二公而已公嘗言大凡使人爲善須就其性上做若性中所無強之終不能從又言性之極終不可變君子謹言恐廢其學然學者要在隨其性以脩至於成德皆可入聖若不揆性而遠求恐其反喪本真終亦無所至也然則人之爲善其不變可勉於已而其性不可變有不可強於天者君子亦惟自盡以求充其所至爾何古人不可及也

○中人以上之資或亦不能無偏汲黯之驕寇準之騷陳烈之狂使列於柴愚由旁之間終不失爲聖人之徒也

○樂城遺言讀書百遍經義自見東坡送安惇詩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曰知荀子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朱子曰誦數即今人讀書遍數也古人讀書亦如此

○看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此前輩語人不訪無病藥不可妄服前輩非聖之書不讀養蒙之道先入之言以爲主可不慎乎

○黃山谷與李幾仲書天難於生才而才者須學問琢磨以就晚成之器其不能者則不得歸怨於天也世實陋才而才者未必用君子未嘗以世不用而廢學問其自廢惰則不得歸怨於世也此語亦說得好